

# 鲁迅作品选

贵阳师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小组选编

一九七四年九月

# 鲁迅作品选

贵阳师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小组选编

一九七四年九月

135776

##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斗争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要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人民自己，那末，“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I210  
195

04360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目 录

|                     |     |
|---------------------|-----|
| 现在的屠杀者.....         | 1   |
| 估《学衡》.....          | 2   |
| 未有天才之前.....         | 7   |
| 灯下漫笔.....           | 12  |
| 答KS君.....           | 14  |
|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 28  |
| 一点比喻.....           | 44  |
| 答有恒先生.....          | 50  |
| 文学和出汗.....          | 59  |
| 文艺与革命.....          | 61  |
|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 70  |
|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 98  |
|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 100 |
|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 103 |
| 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  | 115 |
| “友邦惊诧”论.....        | 118 |
| 答北斗杂志社问.....        | 120 |
| 论“第三种人”.....        | 122 |
|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 129 |
| 为了忘却的记念.....        | 134 |
| 中国人的生命圈.....        | 148 |
| 文章与题目.....          | 150 |
| 答国际文学社问.....        | 154 |

|                        |     |
|------------------------|-----|
| 华德焚书异同论 .....          | 156 |
| 拿来主义 .....             | 160 |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 164 |
|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        | 166 |
|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 174 |
|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       | 179 |
| 半夏小集 .....             | 182 |
|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  | 187 |
| 狂人日记 .....             | 207 |
| 孔乙己 .....              | 221 |
| 药 .....                | 227 |
| 一件小事 .....             | 238 |
| 故乡 .....               | 241 |
| 阿 Q 正传 .....           | 252 |
| 祝福 .....               | 297 |
| 理水 .....               | 316 |
| 自题小像 .....             | 339 |
| 无题 ( “血沃中原肥劲草” ) ..... | 341 |
| 自嘲 .....               | 342 |
| 无题 ( “万家墨面没蒿莱” ) ..... | 344 |
| 过客 .....               | 345 |
|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 352 |
| 这样的战士 .....            | 355 |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        | 357 |
| 藤野先生 .....             | 363 |

##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sup>①</sup>

(一九一九年)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

“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sup>②</sup>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晒”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 注 释：

①本篇作于一九一九年，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后由作者编入《热风》。

一九一九年春，以林紓为代表的封建复古主义者在报上发表文章，使用恶毒的语言对当时所提倡的白话文、新文学进行咒骂和诋毁。之后，林紓又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论

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等文。竭力反对白话文的推广。

本文就是针对当时封建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林紓而作的。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林紓之流所以声嘶力竭地反对白话文，其根本目的是要把刚刚兴起的新文学、新文化加以扼杀，以便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因而他们无异是“现在的屠杀者”，必须予以猛烈的抨击。

②《镜花缘》，长篇小说，清朝李汝珍著。这里所引酒保的话，见该书第23回《说酸话酒保咬文》。君子国应为淑士国。

## 估《学衡》<sup>①</sup>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sup>②</sup>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说，“籀释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释”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

怎么说：——

《弁言》云，“杂志邇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邇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③了。《评提倡新文化者》④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⑤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⑥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

《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⑦，并未做 Pia of Uto，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桡⑧呢。于古未闻“觀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譚》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播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播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播绅先生也难言之呢？推度情理，当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播绅先生难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⑨。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談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談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談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馊子了。记又云，“俛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憫。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漁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复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鳥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⑩。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的“六麻”⑪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

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掎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慚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sup>①</sup>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1922年2月9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后来由作者编入《热风》。

《学衡》是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主义的主要杂志之一，1921年1月在南京创刊，吴宓主编。它的重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他们都曾留学西洋，以学贯中西自诩，实际上是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的典型代表。学衡派以“国粹为知己”，竭力维护文言，反对白话，妄图阻挠革命的发展。鲁迅在《估〈学衡〉》一文里，将这些所谓“国学家”写的古文进行剖析，指出其中许多不通之处，投以轻蔑的諷嘲，无情地揭露了他们不学无术而又反动透顶的真相。

② 聚宝门，南京城门之一。学衡派等人多在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所以说“聚在‘聚宝之门’左近”。这是作者故意模仿学衡派复古主义者的“烏托之邦”、“无病之呻”等不通的古文笔调，用以諷刺他们的。下文所写的“英吉之利”、“觀史之陀”（觀史陀，梵语，“知足”、“满足”的意思）、“宁古之塔”（宁古塔，东北地名）、“有

病之呻”，也是同样的用意。

③ 汗漫，过于广泛，不着边际的意思。

④ <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作）以及下文所举的<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萧纯锦作）、<记白鹿洞谈话>、<渔丈人行>（邵祖平作）等，都登在1922年1月<学衡>第1期，<国学摭谭>（马承坤作），<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胡先骕作）全文连载于1922年的<学衡>1至10期。

⑤ 顾亭林（1613——1682），即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学者和思想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见<日知录>卷19<书不当两序>条。

⑥ 语见<诗经> <国风> <甫田>篇：“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⑦ 摩耳（T. More, 1478——1535），英国著作家，曾于1516年著<乌托邦>（Utopia）一书。学衡派把乌托邦写成“乌托之邦”，尤如把 Utopia 写为 Pia of Uto，那是极为荒谬的。

⑧ 榘（xuàn 渲），即榘头，榘鞋子用的木制模型。“当中加榘”，是讽刺学衡派用“之”字硬把一些完整的词荒谬地拆开。

⑨ 关于五帝，我国古籍中记载各有不同，据汉朝司马迁（太史公）的<史记>，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五个远古的帝王。在<史记> <五帝本纪>中，对于他们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并不是很“难言”的。所谓“难言”的，是司马迁文中所说的“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所以才感到“难言”。这里，作者摘引学衡派的复古主义者的

两句古文，以指出他们不但文字不通，甚至连古文都没有看懂。

⑩我国旧体诗一般都在句末押韵，叫做“韵脚”。如果不管诗句意思是否通顺，仅是为了押韵，用一个同韵的字硬凑上去，就被称为“挂脚韵”。

⑪“六麻”，旧的诗韵里“下平”声的第六个韵目。

⑫铢两，很轻的分量。据《汉书》《律历书》，古时候称量轻重的计算方法，规定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 未有天才之前<sup>①</sup>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

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 Alps 山<sup>②</sup>，说，“我比 Alps 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sup>③</sup>。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落魄地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sup>④</sup>。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

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⑤，都介涅夫⑥，陀思妥夫斯奇⑦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象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

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话。

#### 注 释：

① 本篇为鲁迅于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讲演稿，最初发表在该校出版的《校友会刊》第

一期上。同年12月27日《京报副刊》第21号转载时，前面加上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国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后编入《坟》中。

鲁迅用生动的比喻，批判了天才史观在认识论上否认实践出真知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即使是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并揭露了胡适之流以“整理国故”为名，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革命斗争实践的骗局。

同时，鲁迅还批判了天才论者在历史观上所宣扬的唯心主义观点，着重阐明了天才与“民众”的关系。指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倘无这样的民众，“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绿豆芽。”这正是“泥土的伟大地方”，号召青年人都争作这“泥土”。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在鲁迅后期的杂文里表现得非常鲜明，他说：“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中国的劳苦大众“是中国的脊梁”。

② Alps, 阿尔卑斯山，在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1800年进兵意大利同俄军作战时，曾经越过此山。

③ “整理国故”，是当时由胡适所提倡的一种反动运动。1919年，胡适已经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口号；稍后，他又提出“整理国故”（同在1919年）、学者“进研究室”（也在1919年）、学生不应参加“救国运动”（1925年）等主张，企图阻拦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